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三魚堂賸言

目錄

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師道隆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三魚堂賸言目録　儒家類

卷一

計七十條

卷二

計二十九條

卷三

計三十二條

卷十二

計三十三條

臣等謹案三魚堂賸言十二卷

國朝陸隴其撰本名日抄皆平時劄記之文未分門目其甥金山陳濟排次成編雖亦不立標題而推求其例則一卷至四卷皆說五經五卷六卷皆說四書而附太極圖說近思録小學數條七卷八卷皆說諸儒得失九卷至

十二卷皆說子史而亦間論禨事昔朱子博極羣書於古今之事一一窮究其原委而別白其是非故凡所考論悉有根據不為懸揣臆斷之談隴其傳朱子之學為

國朝醇儒第一是書乃其緒餘而於名物訓詁典章度數一一精核乃如此凡漢注唐疏為講學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探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論具有本末必不空

言誠敬屏棄詩書自謂得聖賢之心法其于朱陸异同非不委曲詳明剖析疑似而詞氣和平使人自領亦未嘗堅分壁壘以詬厲相爭蓋諸儒所得者淺故爭其名而不足服其所得者深故務其實而有餘觀於是編可以見其造詣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三魚堂賸言卷一

監察御史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節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内

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

節齋又謂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

謬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

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位

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雲峰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

圓圖虛中以象太極然愚意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

之虚置一方圖于内尤足以見太極之虚而實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
事做的是何人這箇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看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静以養微陽也
於咸卦初爻註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
宜動也復之安静是言初動之時宜静以養之咸之宜
静是言當動之際宜静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静中意而
周子之主静則又不止於此也

臯陶言載采采第一箇采字即是視其所以第二箇采字便有觀由察安意

大禹思日孜孜躬陳治水之績不以為嫌與趙充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恒衛既從註唐劉鹿城置鹿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邢似當作祁查一統志可見

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于海此似

其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注亦未之知也
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葢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閘壩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為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于此
閱咸有一德蔡註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

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輙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躐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　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講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的

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騶虞壹發五豝朱傳於庶類繁殖見其仁註疏以不盡

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

莠驕驕即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為

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

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

秉燭遊大相遠葢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於禮有朝聞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葢惟恐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荒於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於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於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於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

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于奢縱

看詩變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燮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詩序乃錢鎛奄觀銍艾錢以啓土鎛以去草銍以穫稲錢又謂之銚又作鍬又即臿蓋即今南方所謂鏵也鎛又謂之鋤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狹而北濶耳銍又謂之鎌錢鎛銍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犂乃耒耜之

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犂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註

疏　按今犂頭鐵器及下種之器名樓者其頭上樓北

人皆謂之鏵然則銚與鏵即耒與耜三才圖會下種器

名樓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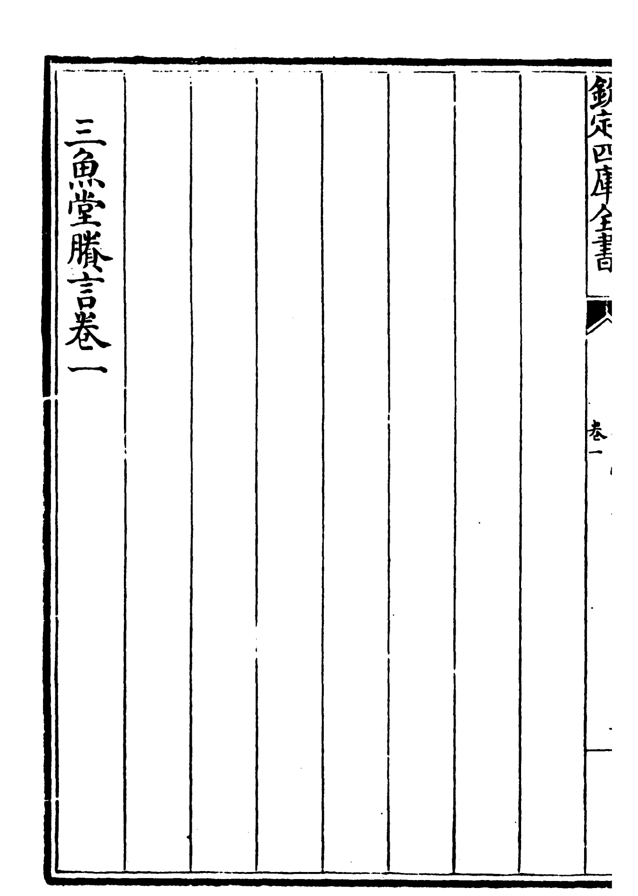
絲衣章朱子既不依註疏繹祭之説而門堂二字尚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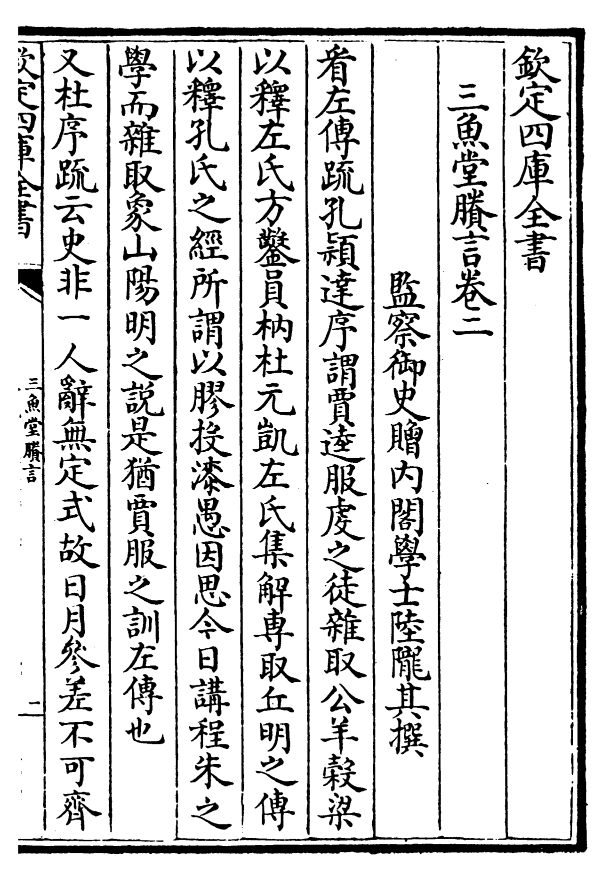
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葢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

見詩經説約顧麟士亦引曾詩世學甚矣僞書之易悞

人也

明舒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
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
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
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三魚堂賸言卷一



三魚堂賸言卷二

監察御史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肴左傳疏孔頴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員枘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説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

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

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于二傳横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無日無月者十有四月無時者

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脱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内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内史友似諸侯有内史矣則曰徧舉記傳諸侯無内史之文又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内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王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吴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丘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變意新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皆是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

又杜序云為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儆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於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即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春秋春王正月之說當折衷於程朱是周正非夏正

吳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

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豳風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即位宜於歲

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証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為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頴顔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時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慎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逆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為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閔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最差處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註疏曲沃即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為二縣翼即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為一州一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

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甚遠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稱為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弒左氏以為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

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為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為王不頒歴故不書王劉炫以為闕文三說未敢定為孰是但劉據

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歷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為魯司歷似歷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為歷或諸侯所為亦遥禀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内外入

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黄道月行月道交絡黄道外十三日有竒而入經黄道謂之交若月行内道在黄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

尚未知張冑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註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玄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

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尚説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百里若如州虞之屬未嘗加者仍其始封之地而已

閲孔疏論啓蟄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

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又鄭玄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

一安得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歴

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荆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

何以古云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註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閱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滛放佚然後為蕩也然以為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

若以目前之事為不難而旁思横想浸淫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為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於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為害也葢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髙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感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於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歷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覩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胄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蔿為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縠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是其典事同也

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寔異　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之官

孔疏以筮短龜長為卜人假託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說臭字亦最明

僖九年甲子晉侯佹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

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討諸侯之薨當以其薨之月日告于隣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葢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

子是何月之日故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申生九年弒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証然竹書恐是僞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著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

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於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灾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於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葢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瓘斝禳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氾杜註云是南氾在襄城縣南秦軍氾南杜云是東氾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氾水縣土人又讀作巳不知何故查正韻氾音凡在覃韻氾音巳在紙韻二字不同 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皐者是水名 成四年晉伐鄭取氾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氾襄城縣有西氾知此氾祭非彼二氾而以成皐縣東有氾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氾水也字書水旁巳為氾水旁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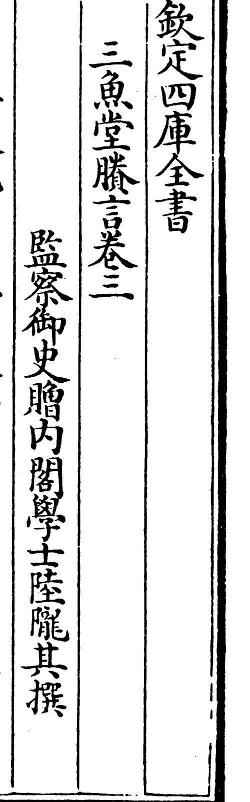
為汜不相亂也　查韻會舉要成臯之汜水音似從巳襄城之氾水音凡從巳漢高即位之氾亦從巳而音泛曹咎自剄之汜水則即成臯之汜水也　又衛懿公與狄戰滎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即指為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

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註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為然予猶憶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種叫黄米者似細米

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証之誠然但以律管累黍之義考之則高梁恐未必是圜當再考

甯武子不肯祀相而子産勸晉祀鯀孔氏疏亦未甚明

三魚堂賸言卷二



三魚堂賸言卷三

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哀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知春秋時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為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証春秋皆見笑於杜氏者矣

文二年孔疏云鄭玄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别處左氏舊説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甯嬴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已上説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於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註士會係士蔿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弘治之

繼永樂與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于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于左右故因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閔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

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瞞之種類太竒又疑其處者為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成二年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

者亦稱大顧命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成六年辨内朝外朝凡人君内朝二外朝一内朝二者路門内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臯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肴註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葢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欒武子善鈞從衆一言與子犯師直為壯之説同稱妙

絶逢滑論禍福楚子豐言君命以共亦是這箇派頭孔疏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内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為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滕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於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䟽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乗車去也丘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玩之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澁

讀李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

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反為遺漏此又是學問疎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却是二件

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于東北吳越寔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人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愳意此

必由歴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宿有變其驗恒在某國遂定以為此國之分星葢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説恐亦近穿鑿
襄九年左傳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澁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强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為二軍然其作其

舍不見於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此處文法亦甚蹇澁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又秦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蹇澁

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置吏異于周禮五人為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叅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為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為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

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窘而然

襄廿五年楚蔿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賈逵以為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

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為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析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於思深矣

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疏云仲

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為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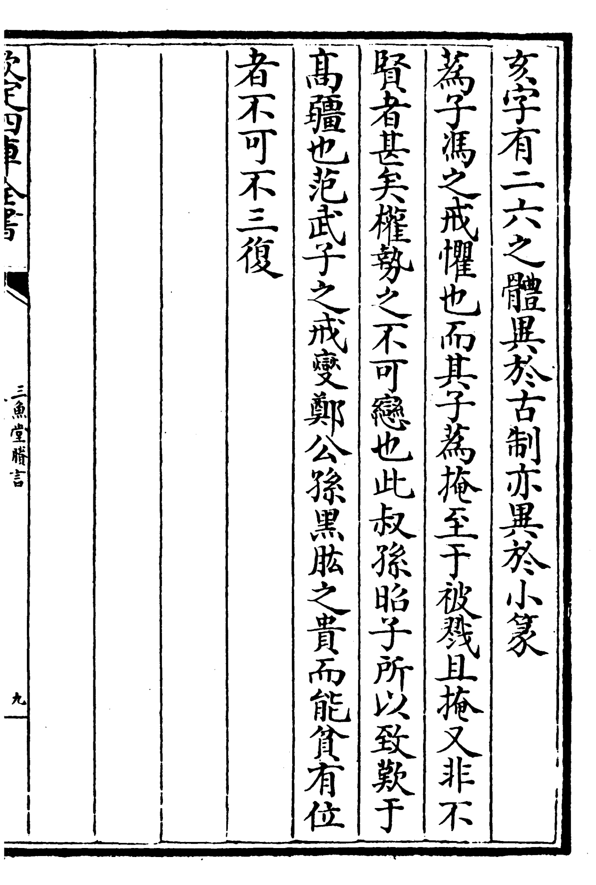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録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雖我一故邑尚不得主之況郈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以外為在郈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徳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末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為歎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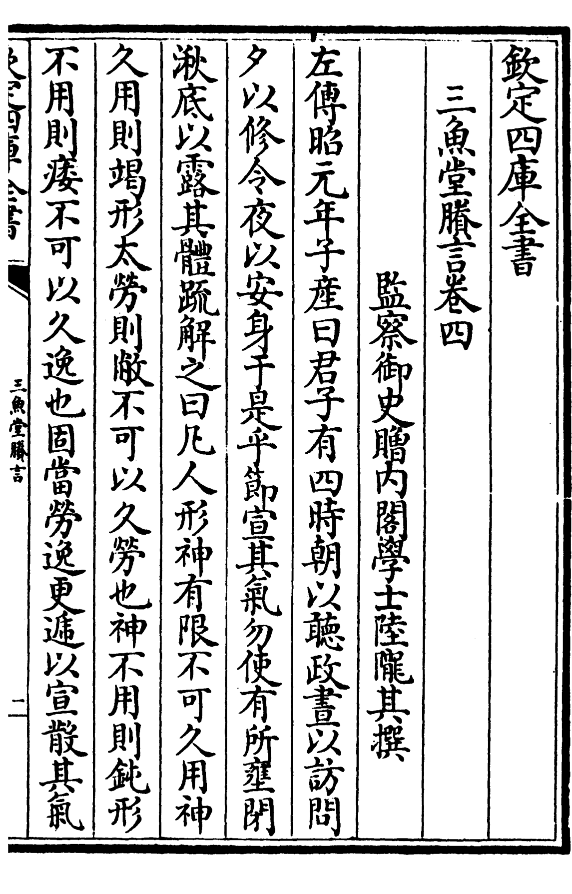
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



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蔿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蔿掩至于被戮且掩又非不
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于
高彊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
者不可不三復

三魚堂賸言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魚堂賸言卷四

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

朝則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滞滞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與寛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　又露其體下即接以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

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

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極陰之處氷凍所聚不取其氷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為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藏氷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氷亦政失所致也吾於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于此知古人之爕理隂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

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秽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

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産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其世相承知國為吾土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己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

意前說滕恩常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孔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裨竈所論陳災婺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絶不穿鑿最是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為禍最速觀於欒髙陳鮑之事可不懼哉

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寧我薄人同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葢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叔孫豹子不肯行賂于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于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政古人未有政也疏

亦不言豉爲何物疑即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豉秦漢以來始爲之

昭二十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註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

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䟽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昭二十九年孔䟽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絶不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奔鄖又奔隨䟽云郢

都在江北雎東王走西涉雎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佃于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郞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為安州春秋時為鄖子國鬬辛為鄖公即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鄖陽府鄖縣古

麇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荆州府有郢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説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為雲夢此則近之大柢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遥對矣　胡三省通鑑註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

江南見威烈王三十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元年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臯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為五

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註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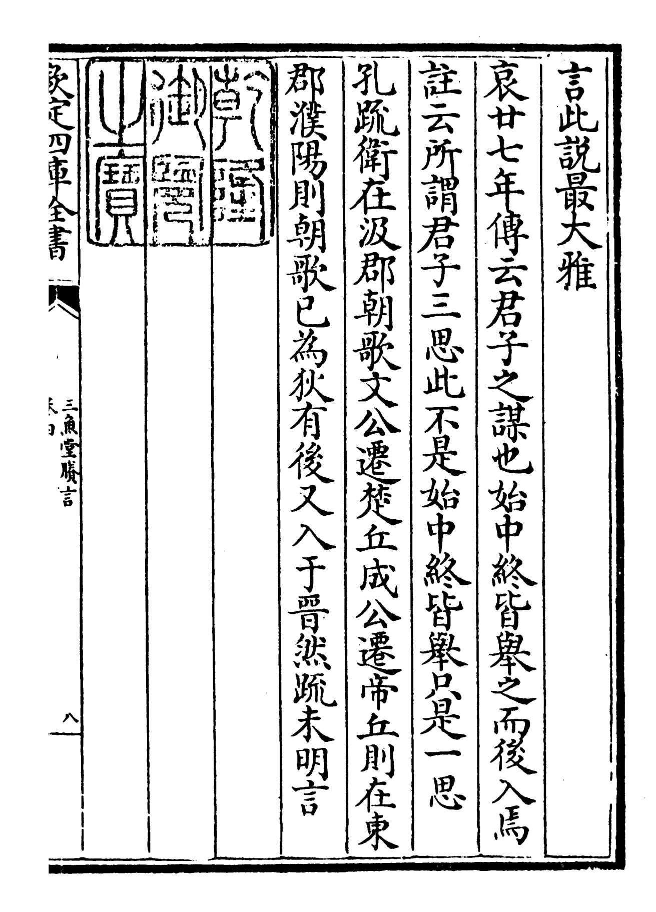
觀董安于不能免于晉萇弘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於如此可歎哉

陳乞偽事高國一段數世途有如此嶮巇轑濤塗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

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則以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為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為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丘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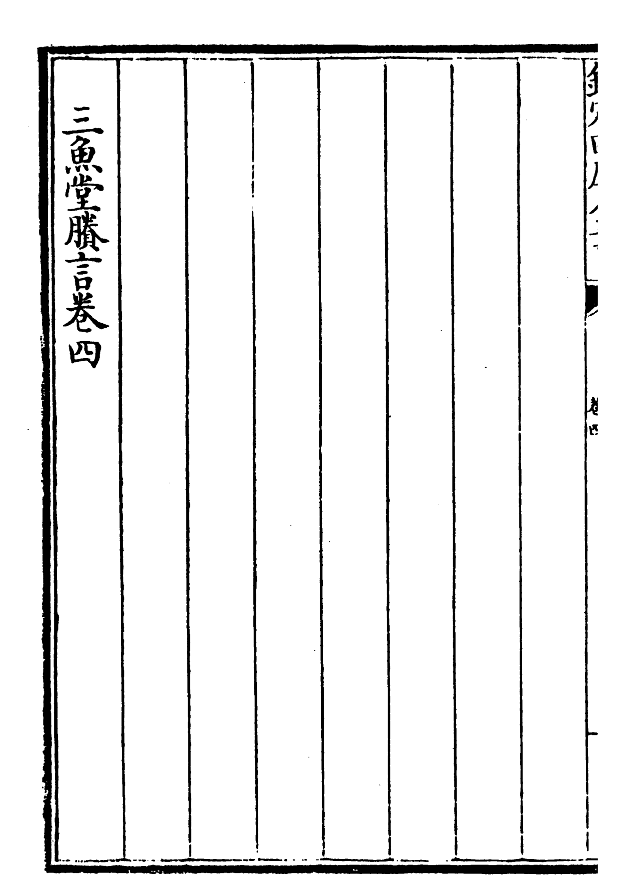
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註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丘成公遷帝丘則在東

郡濮陽則朝歌已為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未明言


三魚堂賸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三魚堂賸言卷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師道隆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三魚堂賸言卷五

監察御史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看張爾公大全辨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强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

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有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閱黄太冲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

則以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外乃澄然未發之體因觳觫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

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宋崑友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際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淆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

恒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浼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浼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為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

魚裳凡弟來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旂公謂茍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

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縁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講論語序說辦孔子始生之日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于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令八月是孔子生日為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

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為孔子生日寔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適考吳氏程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當再考大抵以為二十一日生則當是己酉歲生七十四歲以為二十七日生則當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

宋崑友論人不知而不慍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

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即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

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横征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

知之

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遠慮只救得一半

評奚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即是一貫道理

魏庸齋㲄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内自

訟好德如好色顔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張簣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為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以信諸已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内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旦暮遇之尤妙

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祜

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于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于利發出来無非是利

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盖大綱之信猶易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

信最難

溙雕開已見大意而能謙退精進所以子說如陳清瀾學蔀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象

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張賁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顔樂處庸齋云舍功
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
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
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賁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
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為
境遷為物撓為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汩尤填胸
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
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

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已復禮實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顔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顔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言孔顔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

博施濟衆修已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

亡而為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此此二

種人皆與有恒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悦人
看讀書録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
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閱席生衣敝緼袍韋文見包孝肅海忠介猶不免以是
道為臧
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
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與席生講克已二字云已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入於

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顯能隱有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氣質或生於習俗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己

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葢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入於至小而無間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隨時隨處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缺欠便非所以報知己今日有一毫欠缺他日便難保其無欠缺此即伊尹一夫不獲

時予之㒷耕莘樂道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此見得未能行得漆雕開所未信者亦是指此境界

賓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看得最好

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

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眞有天壤之别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為事則是名家之所為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為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看

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註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
為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為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
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
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
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
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

酌量

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沉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只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只未得仁陽明病瘧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

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旪不得無偏倚

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為先覺者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于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不怨不尤之義真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於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静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為久之天與人亦當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或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或疑敬字

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

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淄而與之相為謀危矣非為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告之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此為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閔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非所謂一

乎仁則一矣

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物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言不比孟子分清和

閱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墻最妙乃知墻如中庸之言絅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絅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却不可易講墻字要求着落猶由之瑟章堂室字須有着落也

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三魚堂賸言卷五

三魚堂賸言卷六

監察御史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天命之謂性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内戒懼慎獨則在上一箇明字内

李厚菴言存養工夫該動静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内有存養作脚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撑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以存

養專屬靜之非

看中庸喜怒哀樂即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於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偽之相去天淵

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

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在物為理即達道也處物為義即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葢道與德分言之則為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為靈邑諸生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見其多云虛能生實予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辯専為此

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尚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于體立天命率性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可如此分配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李厚菴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講以人治人見雲峰胡氏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即要是徹始徹終者

厚菴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釣而

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伐夭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為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孟子養氣即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即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到一分便是義襲

薛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

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遍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蔿掩牧隰臯井衍沃可見又周禮載師註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滕之地形而言

李見羅云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漢此言甚好然却

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貫言之則一箇秋陽江漢貫萬箇秋陽江漢

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為良知家所借蓋鑿與不鑿其辨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理未易明白

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夷尹惠

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廳夷尹惠皆在中一間但畧有些偏若楊墨則偏在兩旁着壁去了

孟子云仁人心也是指仁為心象山是指心為仁仁義禮智四者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為禮及其成則為義既成而藏則為智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

先立乎大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專以持志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内乎殊誤

與學生講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余曰且未説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及哉但學之當有序

閲聖人百世之師章文想親炙二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末至于戰國柳下恵有功焉

閲大全養心莫善章見黄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

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内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説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

雙峰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是寡欲即在求放心之内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即在求放心内孟子於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即如操存章程子曰操

之之道敬以直内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由堯舜章末二句與好辨章吾為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時守先待後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思輯四書困勉録例註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部通辨在也内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

冠之是謂辨策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行

勵學者勿徒為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

讀太極圖說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即所

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盖陰陽無始也此等處

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讀書録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

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子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太極圖中之五

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内意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静以下之意薛文清講動静陰陽最明講體用顯微却有可疑當查

吕涇野集有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即道之妙于無知道之妙于

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即所謂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

學蔀通辯言周子主静静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閱念臺學言見其以静亦静動亦静講周子主静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静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近思録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所未詳即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静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思録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閲近思録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却括盡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

近思録不載横渠由太虚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與

近思録以伊川顔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葢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又云

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于前是即定性下手工夫也

查近思錄横渠心統性情一條為天地立心一條皆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即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於拾遺内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内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防之於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内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

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呰不苟

笑夫苟呰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三魚堂賸言卷六